

# 三民週刊

## 第二卷第七期目錄

國際局面之鳥瞰

吳無吾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十一)

望雲

史太林之失策

Louis Fischer 著 張仲秋譯

英國的經濟戰線

燕妮譯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續完)

益田豐彥著 曄譯

新歐洲動亂之若干考察

淡德三郎著 耀華譯

智勇深沉

汪精衛

青島談話

汪精衛

和平與建國

褚民誼

一週大事述評

編輯室

三民週刊社編印

◀錄日期一第卷二第刊本▶

新年特大號

元旦感言  
共同前進  
二十八年約結算與二十九年的展望  
大亞洲主義的哲學基礎  
中國共產黨問題  
一年來的國內政治  
一年來的中國經濟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九)  
論建國  
和平運動的認識  
歐戰第三四月  
史太林與第三國際  
專載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一週大事評述

汪精衛  
林柏生  
周化生  
胡芝生  
曾克生  
方雲克  
望文雲  
白瑞光  
鮑立文  
張妮恭  
燕妮譯  
汪精衛  
周佛海  
褚民誼  
編輯室

◀錄日期四第卷二第刊本▶

期待與覺悟  
日本明年度國家預算  
美國的軍事與外交政策(續)  
民權主義的均權制  
歐洲戰爭之經濟之一角(續)  
蘇芬糾紛的剖視  
專載  
致蔣介石銑電  
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途徑  
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一週大事評述

陳粹剛  
孫銳初  
彭燕譯  
白瑞光  
晁譯  
晁日  
汪精衛  
周佛海  
陳公博  
編輯室

◀錄日期三。二卷二第刊本▶

論建國  
美國的軍事與外交政策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  
對於新政權援助之界限  
史太林與第三國際  
專載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解釋  
監電書後  
和平運動之前途  
建軍之目的  
一週大事評述

白瑞光  
彭燕譯  
益田豐彥  
松本鎔吉  
燕妮譯

編輯室

◀錄日期六。五卷二第刊本▶

和平運動的現階段  
和平建國聲中的憲政問題  
建軍聲中政訓工作的我見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十)  
史太林治下的蘇聯  
法蘭西共產黨的末路  
希特勒誤算乎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續)  
專載  
答日記者問  
和平運動經過  
為和平運動告國人  
一週大事評述

陳粹剛  
王漢成  
彭可之  
望雲  
季剛譯  
耀華譯  
楊衍瑞譯  
晁譯

編輯室

# 國際局面之鳥瞰

吳無吾

因為歐洲與遠東，都在砲火聲中，所以觀察國際局面時的着眼點，第一應是戰爭。但又因為歐洲國家沒有像中國那樣一定要「戰到底」，東方的日本也高唱「處理事變」，所以觀察國際局面的第二着眼點，便是和。

歐洲與遠東，雖然相隔甚遠，並且遠東的砲火，又比歐洲早些爆發了二年多，但是歐洲與遠東的國際局面之展開，確有着密切的關係。關心歐洲與遠東兩方面戰爭的英國心中，固然對遠東與歐洲，自有其比重，高唱遠隔歐戰漩渦的美國，對於歐洲與遠東，也未必等量齊觀。因此，歐洲與遠東，在英美法心目中，便多少有點輕重緩急的不同，儘英法與美國，又可有不同的觀點。

歐洲戰爭的主角，德國與蘇聯，自然不能對國際局勢漠不關心。因為西線戰鬥之不易展開，德蘇都在擺佈外交陣勢。歐洲的中立小國固應在活動範圍之內，遠東各國，也未能幸免。英法也是一樣。這一點，似是決定歐戰局面的主要因素。

在遠東，我們中國的重慶政府，固然始終在希望英美法蘇援助中國抗戰之後，變成了國際外交舞台的尾巴；而日本也未始不在外交苦悶中撐持着。他的解決事變的主要阻撓者，是英美。對英美的外交，可以是溫和的求取諒解，但也可以西聯德蘇而對英美，加以恫嚇與壓榨。

因此，遠東與歐洲，有着不可分的密切關係。對於國際局面的觀察，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那關心歐洲與遠東的英美對於遠東與歐洲的比重，同時，也不能不注意其他各國足使國際局面趨於簡單化或複雜化的態度。

X X X X X

在歐洲，西線上沒有戰爭。海上的戰爭，只有使中立國，特別吃苦。蘇芬的戰爭，仍然在膠着中，一時似乎還難有勝負的判明。歐洲戰火中惹人注着的，似是蘇聯。近幾日來，報紙上又盛傳蘇聯黑海艦隊，盛裝演習，陸軍精銳集中土耳其伊朗邊境，好像蘇聯就要在這一方有什麼行動一樣。

英法方面，雖然在近東有所準備，與土耳其訂立互助公約，但是英法似乎未必願意在這方面先與德蘇聯合兵力開火。為英法設想，如果能除去德國對蘇聯的援助，而只與蘇聯單獨在這一方面作戰，還較有利些。

在德國方面，自然希望蘇聯在近東先與英法作戰，藉以牽制英法的兵力。可是，蘇聯是否肯這樣作呢？在未發動對芬戰爭前，蘇聯真是天之驕子，戰爭一發動，紙老虎便變了。蘇聯祇是一個芬蘭，已鬧破了頭，又何必再在近東與英法衝突呢？如果德國以助蘇解決芬蘭問題作條件而令蘇聯軍向東發展，如果蘇聯以向近東發展，威脅英法不使援芬，則近東的戰爭固可能，還或者僅限於一種姿態，一種可能而已。蘇聯的最有利的方策，是迅即解決蘇芬戰爭，然後再對歐戰作壁上觀。特別是在意大利久以反共自唱，羅斯福近又以組織反共集團而活動的今日，蘇聯是否肯先與英法遮斷了一切妥協的可能途徑呢？

因此，我們覺得歐戰擴大的可能性，在目前如在近東以蘇聯作主角，則其可能，亦僅一恣態而已，如果歐洲其他外交局面，沒有什麼轉變的話。

歐洲外交方面的活動，似乎已由巴爾幹而轉到斯干狄納維亞半島方面去。在巴爾幹的外交活動，是英法與德國各尋與國。英法與德國在巴爾幹各自作經濟領域內的搏戰。意大利會有一時間，對於巴爾幹各國的中立集團計劃，甚感興趣。但旋即自己暫時撤銷了反共的號召，而以支持德國的姿態，在巴爾幹表示退讓。這樣，德國的經濟活

X X X X X

動，相當的成功。英法的經濟與政治活動，暫時似表面上有若干勝利，而實際上無所成。這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各個小國，深知左右袒的困難，對於英法在巴爾幹作進攻德國的軍事經濟戰場，不敢苟同的緣故。

因為蘇聯進攻芬蘭，北歐諸國的外交活動，呈現了另一種緊張。初時，奧斯陸公約諸國，對於歐洲戰爭宣布嚴守中立，對於芬蘭，他們表現很大的同情，蘇芬糾纏未決，蘇聯自感到無趣，於是請德國出面壓迫瑞典挪威諸國，不得援助芬蘭。德國不願看見英法積極援助芬蘭以外，同時，因為在瑞典挪威數國，英法德的經濟戰，已到了相當緊張時期，德國自有運用政治力量的必要。于是在德國壓力之下，瑞典對助芬，先表示了有許多苦衷，挪威領海之內，也多少得允許德國商船軍艦活動。

英法方面，於是表示不滿。他們于實際援助芬蘭以外，更藉奧馬事件而向挪威施行壓力。英法與德國在北歐方面的外交活動，現在還沒有結果。不過由瑞典等國夙即拒絕英法方面的保障一點看來，瑞典等國，是不得不對德低首的，同時，為維護各該國的海外貿易，也不得不對英國賠小心。因此，在北歐方面，拖延的局面，還要延長到相當時機。在另一方面來，英法與德雖均對這方面施行壓力，但要說在這方面目前即要發生戰事，也似乎不可能。

如果德國的壓力有效，蘇聯可以迅即結束對芬戰爭，則北歐的戰爭，似可避免。如果英法援芬的結果，使蘇芬戰爭僵持下去，而那時機會成熟，德蘇仍然結合，北歐的戰爭，也就或許要爆發了。

儘管英法曾宣稱德軍，于今春進攻西線，但西線尚無戰爭。儘管歐戰向北歐，近東擴展，有其可能，但是似乎時機也未成熟，交戰各國在當前還沒有立即發動的必要，同時，發動了也未必有利。因此，我們覺得歐戰要擴大，似乎可能性並不大。

但要說歐局要和平，也似時機未成熟。意大利是久已想在反共旗幟下，結束西歐的戰爭，蘇聯在對芬戰爭中之暴露弱點，更使歐洲各國心動。不過，西歐各國間的矛盾，還沒有到可以消除的程度。英國對德作戰的熱情，近似已轉到對蘇方面，特別援助芬蘭而使

大家有此感覺。法國之反共，是戰後極徹底反共的第一個。

正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務卿威爾遜赴歐。據說他的任務是探詢關於戰後軍縮及經濟問題的意見。這實際上就等於說探詢各國的議和條件。在另一方面，于威爾遜啟行之前，羅斯福發表一篇攻擊蘇聯的演說，威爾遜又要先到那高唱反共的意大利去。這樣，使世人都感到美國與組織反共集團。不過，美國假定有這種意思，也未必很易于成功的，英法與德國，都不能不表示相當的強硬。

儘管我們不能過份看重這一企圖，但歐洲各國的外交活動，最近必以此為中心，則可斷言。

蘇聯必然進一步拉攏德國，使這一計劃不可能實現。德國也必積極拉攏蘇，意，日，以備討價。英法方面的活動，當然也在佈置局面上和平之途。

歐局戰爭擴大不可能，和平，又有待于各方佈置陣容，于是遠東的地位，便又被歐美人士考量了。

英法自然希望在遠東先穩住日本，中日事變能解決，自然更好。德國方面，固然希望日本結束事變，但不希望日本與英法接近。蘇聯則既不希望日本與英法接近，更不希望日本結束事變。美國方面，既恐對日強硬，使之走入德蘇懷抱，又恐其先解決中日事變而獨自霸佔中國。美國之希望是東方拖到歐洲局面已廓清，而日本又沒有走入德蘇懷抱的可能時，再解決遠東問題。

英法與美國對遠東態度之差異，使日本在解決事變中，有如許麻煩。蘇德與英法對日本之拉攏，與美國對日之不敢強硬，使日本又處于有利的地位。

在這種情形下，遠東問題，一時恐又不能順利的解決。因是，歐洲問題，也將暫時不會有什麼結果。不過，如果蘇聯能早些結束對芬戰爭，而處于中立的地位，則歐洲反共集團的能否成立，也將可早日揭曉的。總之，在歐洲之反共集團能否成立，是歐戰之能否結束的重要前提。同時，遠東問題之能否解決，也將是歐洲和戰大局揭曉的前提或後果。

我們應特別注意的，歐洲反共集團如果可以成立，這是表示歐洲和平的到來，而絕不是暗示着又將有新的戰爭。反共反共，只是停戰的託辭。

#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 (十一)

望雲 寄自內地

## 十九 中國經濟建設的前途

「建國」是我們一切活動的目的，建設什麼樣的國家是探討建國的內容，即是中國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中國建設什麼樣的經濟制度？國內文化界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研究，以至於爭論不休，起始於漢口，興盛於重慶。

怎麼樣建國？建設什麼樣的國？本有國民黨的主義及其歷年決定的政策充分的指明。在抗戰期間，即在抗戰建國的口號高唱入雲的期間，提起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問題，還是文壇健者陳獨秀先生開始。陳先生於二十七年五月在重慶時事新報發表「各黨派合作問題」一文，該文的大意是說思想無法統一，黨派無法獨佔。他說：「統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個荒唐而無稽的幻想。」，還說：「黨派是相對的名詞，別的黨派消滅了，科學的說來，任何一黨一派即不能存在。」因此陳先生反對思想統一，主張多黨並立。他這篇文章引起羅敦偉君的反駁，羅氏於六月發表「黨派統一問題」於「政論旬刊」第十三期，於是陳先生又於政論十四期發表「國民黨究竟決心採用那一種政治經濟制度」一文，質問羅君。陳先生在這篇文章中開頭就說：「領導全國抗戰建國的中國國民黨，究竟決心採用那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在國民黨的本質及其最近臨大宣言和綱領中，政治水平較高的人們，自然早已懂得。其餘或因政治的頭腦不甚清晰，或係別有用心的人們，無論在黨內或黨外，似乎或還是意見紛歧，因此國民黨的領袖及其中堅幹部，應該清楚明白的昭告國人，以免曲解和誤會，這是為要的，尤其是在高呼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今天。陳先生希望國民黨明確決定採用那

一種政治經濟制度的大文發表後，政論旬刊已於七月底遷往重慶，一般文化工作者也陸續抵達重慶。二十七年八月初在重慶出版的政論旬刊第十九期，有羅敦偉君的「國民黨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文，算是答辯陳先生的前文。羅君在這篇文章中，沒有什麼新的見解，只是籠統的說：「國民黨究竟決心採用那一種政治經濟制度？領導國民向那一方向走？這個已經詳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以及歷次黨中的文獻和最近公佈的抗戰建國綱領。」這時陳先生也在「政論」全期發表一篇「你們還反對資本主義？」，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是：「現代的經濟制度是有兩個：一是資本主義制度，一是社會主義制度，沒有第三個。私人資本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範疇，國家資本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的範疇；節制私人資本，只有使資本主義之發展停滯縮小，仍然居於資本主義之範疇；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們號稱的統制經濟更是大規模的大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只要不廢除財產私有，都不能走出資本主義的範疇。因有私有財產制是資本主義的骨幹，牠之存在與否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分水嶺。」「如果有人新發明一種制度，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那麼我便要請問他：在這一種新的經濟制度，財產私有制是否存在？這一種新經濟制度的生產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以陳先生的暗示揣測，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既不廢除私有財產制，當然仍是資本主義了，因之，他所說的「你們」，或係指的中國國民黨，所謂「你們還反對資本主義」或即是「國民黨還反對資本主義」了。

從此以後參加爭論的人逐漸多起來，論文越出越多，新的糾紛也

層出不窮。適逢此時胡秋原君在時事新報發表一篇「論民生主義」，他明白的說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又在政論第二十一期發表一篇「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是進步」，他肯定的說：「必須痛切認識，我們不通過資本主義階段。激進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是進步，是革命——它將肅清中國政治經濟上的腐敗與落後。」胡秋原君這種堅決鮮明的主張是否正確是另一問題，不過他說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引起某些人的激烈反對。這反對不僅是文字的爭辯而且見之於行動。這時有人以重慶市某些民衆團體的名義上書中央黨部請求懲辦胡秋原——因為他曲解民生主義，並解釋民生主義，昭示國人以正確的標的。這個呈文不僅上呈當局，還在某些雜誌報紙上發表，這樣引起當局的爲難，也引起許多中立者的反感。在抗戰期間，正是團結民力，集中國力的時候，政府當局怎能爲一篇文字懲辦一個人呢？再就是民生主義博大精深，如何給以確定的解釋呢？一般中立者認爲問題無妨討論，真理愈經爭論愈可明白，甚不必以威力控制人口。後來聽說中央宣傳部的批文，是根據總理遺教詳釋了民生主義的理論，對要求懲辦胡君的事沒有提及。這時正是周佛海先生任宣傳部長，力勸各方避免意見之爭。汪先生特在百忙中發表了多篇解釋民生主義的論文，精深正確，以釋羣疑。

當局的困難，經過一番批示後就算完了，文化界對於中國經濟建設前途的討論仍有增無已。究竟中國經濟建設的前途是資本主義呢？是社會主義呢？抑是民生主義？「政論旬刊」曾爲這個問題出過兩個專號，分載二十三期，二十四期，題名「中國工業化問題」。這時陳獨秀先生發表一篇極爲精闢透澈的文字，題名「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據說這篇文章曾經送交「時事新報」，該報的編者未便登載，改交政論旬刊，發表於二十三期。陳先生強調發展工業的必要，他說：「不但是亡了國只要喪失了煤鐵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區域而不能恢復，工業也很難發展。在抗戰中，工廠被破壞，海口被封鎖，更

談不上工業，因此也談不上什麼主義。如果我們一面高唱抗戰建國，一面却因爲迴避意見糾紛，主張不談主義，即不談究竟採用何種主義的經濟制來建設工業，那便有點莫明其妙了。」陳先生仍堅持他的原意見，他說社會進化到現在不地資本主義便是社會主義，沒有第三種路子。「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會，我們所知道的逐漸進步的經濟制度主要的只有三個。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封建經濟制的特質是土地附著于地主，農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會；世界各國所行過的封建制度，雖不盡同，而這三個根本特質是相同的。：：聰明的人類，能够修改自己的缺點，爲適應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對於生產力的束縛，使土地有買賣自由，農民有遷移自由，工人有勞動自由，經過長期奮鬥，由前資本主義時代以至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制代替了封建經濟制，人類社會生產力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制的特質是「財產私有，自由競爭和生產集中。」這本是打破束縛和補救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落後性，自然發展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制之下，生產力是大大的發展了，生產也集中了，惟以財產私有之故，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爲製造販賣的商品增加少數私人資本而生產，不是直接爲大眾消費而生產。生產物之分配，以財產大小有無爲標準，不以大眾需要爲標準。因此發生了生產力與購買力不平衡即爲生產過剩的問題。于是限制生產，毀壞生產物，爲爭奪市場與原料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都緣此而生。：：：：這便是資本主義的缺點。聰明的人類，乃企圖設法再修改自己的缺點，即是廢除束縛生產力的財產私有制，以國家計劃的生產代替私人自由競爭，使社會生產力有進一步的發展，這便是社會主義制的根本意義，至於生產集中和技術增高，社會主義的這些要求，和資本主義相同的。：：大概在這個爭論中，主張採用的制度——民生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雖有不同，而有一個共同點即是中國需要發展經濟，須要工業化。換句話說即是對於中國因發展經濟而採用的制度，各有不同

的見地，對於中國因發展經濟而採用的科學技術，却是意見一致。因為無論將來採用民生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其經濟基礎全是工業生產。不過有些人視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有些人視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有些人認爲民生主義是採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者之長，而去其短，即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統一而成爲民生主義。究竟民生主義的生產方法與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二者或是統一二者而成的新的制度。這個問題在總理遺教中固然可以尋出，在這次爭論中，汪先生曾爲此問題發表三篇文章，可爲民生主義的正確解釋。汪先生在二十七年九月九日的講演裏說民生主義是計劃經濟的經濟制度，他說：「關於民生主義，近來有一種議論，說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在抗戰建國的時候，中國必須經過這一階段，才能轉變到社會主義，這一句話似乎有一部人迷惑，其實是不然的。我們必須知道，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拿着他的資本來從事於榨取我們的勞力及原料，推銷他的工業品。這種帝國主義的勢力，決不是私人資本主義所能抵抗的，必須把整個的國家，整個的民族的力量，都拿出來，以從事於經濟建設，方才能够抵敵得住。民生主義是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關於節制資本，實業計劃有詳明的規定，大工業歸國有，中小工業得由私人經營，由國家加以保護。這樣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所興辦的大工業，自然也是人民所公有。至於中小工業，在國家整個計劃之下經營，一方面可以補國家力量所不及，滿足私人的企業心，一方面決不致成整個經濟建設的障礙。必須這樣，才能抵抗帝國主義的勢力。」汪先生更在另一段中肯定的說：「這就是證明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除了全國一致，依靠國家民族全副的力量，來實行根據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絕沒有第二條路。而這種計劃經濟實行以後，社會經濟問題，已經得到合理的解決，沒有再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汪先生第二篇關於民生主義的解釋，是二十七年九一八的講演，原題是「抗戰建國的力量」，內中有一段說：「怎樣解決民生問題？實行民生主義以增進生產。詳細說，根據民生主義的原理原則，定出整個的計劃，以從事於增進生產。總理的民生主義不是憑着什麼空洞的理想，而是認清中國的現實，然後切實規定挽救的辦法。」汪先生又說：「如此說來，民生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爲什麼不是資本主義呢？普通所謂資本主義，即私人資本主義，這種私人資本主義其結果必然壟斷國家

及社會的經濟利益。民生主義則主張節制資本，主張有獨佔性質之壟斷歸國有，其非私人資本主義，不待辯而自明。爲什麼不是共產主義呢？（甲）馬克思主義之歷史觀以「物質」爲中心，而民生主義之歷史觀以「民生」即「人類求生存」爲中心。（乙）馬克思認社會之進化在於階級鬥爭，而民生主義之哲學基礎爲全民合作。（丙）馬克思之階級鬥爭謂推行社會主義之產生必由於社會革命，而且必以暴力爲手段，全民合作之進化則認爲社會主義之產生必由於和平之程序。總理指前者爲社會病理解學的見解，後者爲社會生理學的見解，見解不同，所用的方法自然也不同了。汪先生總而言之，民生主義的生產方法是使大生產操在國家之手，而小生產亦在國家計劃之中。這種生產的過桿，也就是社會化的過程，決不是如歐美之先有資本主義之發達，而後不能不有社會革命。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民生主義的遺產制度，同時即是社會化的制度，上頭所述以和平方法達到目的即是此意。汪先生另一篇關於民生主義的解釋，是對於某軍事學校的講演，立論極爲精確正確，這裏不多引述了。

中國經濟建設的前途。這是一篇論，由漢口遷移重慶，繼續了數月之久，轟動國內整個文壇，各大報紙，各重要雜誌都有論戰的文章發表。參加的人，上至於政治領袖，文壇宿將，各黨各派的理論家，無不出馬參戰，發表議論言偉論，惟共產黨的要人們寂無一言，大家當不免懷疑「這是什麼道理呢？」

這一個理由很簡單，參加討論問題的人，無論由什麼觀點，實及理論立論，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主張民生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全是一張應根據經濟發展，社會空想，而國內有某些自命爲左派的人物，全是以空想爲理論的依據。科學的說來，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到來，全是由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而決定，資本主義不能因人們厭惡而到來，社會主義也不會因人們喜悅而快來，人們的努力只能使應來者快點到來而已。國有某些人，不根據事實，專門迎合青年的前途心理，鼓勵青年們的幻想，這些不合國情利於個己黨派的理論，來欺騙拉攏青年們的幻想，所謂社會革命。他們對中國經濟集中論的工業生產才是社會革命的起碼條件呢。所以這次關於中國經濟集中論的爭論，主張民生主義的起碼條件，然打擊幻想的社會革命者，即是主張民生主義，或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固執，也是打擊幻想的社會革命者，宜乎國內以左派自命的某些人，不敢參與論戰了。他們的幻想不敢擺在真理之前，他們的形影不敢映入照妖鏡之中。

# 史太林之失策

本文譯自 *The Nation*, December 30, 1939.

Louis Fischer 著  
張仲秋 譯

在史大林能與納粹德國攜手且開始擴張領土之前，蘇俄國內的生活，已變成另一樣了。外交政策現出內政情況。德蘇協定及由此發生的諸事，只有以新蘇聯內部發展——第三篇文章將討論牠——作背景時，方可瞭解。但要使德蘇兩國能夠共同前進，蘇俄內部的蛻化狀態，也必需與外部一樣，同樣有鉅大變化——這些變化，產生了這次歐戰。因反對納粹侵略，方使布爾什維克侵略成爲可能的。這是對於協定及德蘇間全部變化過的關係的鎖匙。

國際景緻，是一幕鉅人曲舞的謎。當一片木頭改動了位置，其他諸片都動了。當英法允許德國在西班牙，奧地利及捷克獲得勝利時，希特勒演唱那布爾什維克的恐怖，以阻止那可阻抑德國擴張的西歐與蘇聯的集團的組成。當他不能在英法身上，取得更多的讓步時，他轉向蘇俄。蘇俄多年來就想使英法採用反納粹政策，惟恐怕英法德結合起來回蘇聯發展。但當兩民主國與德國之日增的敵對，使這種結合不可能時，蘇聯又不怕德國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之德蘇協定，不是爲自衛而莫斯科方簽字。布爾什維克與納粹新關係的戰士，都認爲如果沒有協定，則德國於侵略波蘭之後，或已進入蘇聯邊境而作戰了。這種說法沒有什麼確實性。如果希特勒確切知道英法將不履行對波諾言，且不擬戰爭，則他爲什麼與蘇聯瓜分波蘭呢？爲什麼，他使他的反共十字軍那樣虎頭蛇尾呢？希特勒，並不像一九三八年時那樣相信張伯倫與達拉第的緩靖政策。他需用莫斯科去恫嚇英法，使之撤回他們對於波蘭的約言；並且如果有戰爭，他並不需要莫斯科也是一個敵人。因爲這些好處，他願意賄賂莫斯科，並且他也實行賄賂了。如果你不想打人，你無需賄

賂他的。希特勒不想打蘇聯。在蘇聯方面也無需自衛的。

在去年九月十五日，當波蘭之抵抗已瓦解時，英法還沒有與德國打仗，儘管與莫斯科有協定，希特勒仍然有權開入蘇聯境內的。協定祇是一張紙，不是一個保障。他爲什麼不攻蘇聯呢？因爲他要掉回頭來，在西線去對抗英法。是莫斯科知道英法要戰爭，而不是他怕英法不戰爭，才促成德蘇協定。如果蘇聯怕德國攻擊，則他或早已向英法尋求安全了。除非他們知道德國將被西歐戰爭鬧破頭，他們不會讓蘇聯自己與德國在東歐的。

這樣，只要英法採用緩靖政策且對法西斯侵略者讓步，布爾什維克老是親英法的。並當英法堅決反法西斯侵略者時，布爾什維克即與德國簽訂協定。這就是辯證法。

要爭論是史大林玩弄希特勒，或希特勒玩弄史大林，那是沒有頭緒的。史大林與希特勒覺得兩人結合起來，方能互利，他兩個總結合。政治家沒有「愛他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看起來似是理想主義的東西，常只是一長串自利行爲。如果史大林與希特勒都爲自國利益着想，則他們應當照他們所作的去作。但是，人類動物，常有錯誤。除非史大林像一般共黨那樣吹噓的從無錯誤，或者除非人們神祕的稱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作錯事，則人們應當假定史大林是笨了。當德皇一九一四年開始作戰時，他無意使德國破碎。但他使德國破碎了。張伯倫認爲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慕尼黑對德讓步，可維持「我們一生的和平」。現在看那和平。或者史大林作了錯事。列寧有過錯誤，他承認牠。一九二〇年時，波蘭侵犯蘇聯烏克蘭且佔領基輔。但是不久紅軍就將他們趕回波蘭。在莫斯科，發生激烈的爭執。紅軍應否追擊敗逃的波



軍而佔領整個波蘭呢？列寧說應當，史大林同意。杜洛斯基對這行動沒有熱情，最激烈的反對派，是拉底克，他是蘇聯的著名新聞記者，本身是個波蘭人，他說，如果蘇軍停在蘇聯邊境上，波蘭工農，將因紅軍之近逼，而暴動起來，疲憊的波軍不能制止牠的。另一方面，被人憎惡的俄人如進入波境，即將燃起波蘭的民族主義而使魯斯斯基可收集其人民與軍隊。但是，拉底克的意見被否決了。列寧甚至與拉底克爭吵且斷絕關係。紅軍攻入波蘭，杜加契夫斯基，廿七歲的布爾什維克天才軍事家，領導軍隊向華沙進發，布丁尼與史大林領導騎兵向勒甫夫進發。於是拉底克所預言的發現了。紅軍在華沙城門口被擊回，革命也沒有出現。於是，深夜中列寧與拉底克通電話，並說你對了我錯了；來看我。列寧以後將全部故事告訴 Clara Nekin 以便公佈。或且史大林在列寧與他曾經錯過的地方——波蘭問題——又錯了。

協定：給納粹的沒有雜質的恩物

整個德蘇關係，應就已發諸事，無感情的去研究牠，希特勒知道上次大戰因兩線作戰而德國失敗。每個德國軍事專家都說過德國於西線對抗英法，東線對抗蘇聯，德國還要失敗的。德皇以充足的資源與盟國，抵抗這可怕的三同盟國好幾年。希特勒的一九三九年境况還更壞些。因此，他要設法避免德皇的命運。由與蘇俄訂約，他使蘇聯不至於成爲親英法的交戰國。他現在在一線作戰了。在其他情況之下，他或不至於走入戰場。對蘇俄訂約，使德國於一定失敗或許成功之間，造成鉅大的差異。希特勒給與蘇聯的東西，甚至在久遠觀點上，都不可與這種便利，比較其重要性。

希特勒與克里姆林訂約，還有第二個動機，他希望蘇聯的供給，可使他易于作戰。對於這一點，他或許要感到一些失望，蘇俄原料，不能抵消英法封鎖的窄息的影響。

對於德國內部情形，我們知道得很少，許多觀察家，都過份誇張其慘景了。不過對於德國境內，脂肪，銅及石油——一切戰時必需品

——之奇缺，是有可靠的情報的。一九一七——一八年，脂肪的缺乏，摧毀了德國的抵抗力。脂肪不僅是必需的營養品，他們也是肥皂——在德國久已採用吝鄙的分配制了——的基本要素，與軍火的原料。但是蘇俄還沒有充分的脂肪與肉去供給其自己的人民。蘇俄還輸入鋼，自然無貨輸出。蘇俄也輸入基本的非鐵的軍火金屬，如鉛，鋅，鎳及錒。蘇聯是世界第二大產油國，不過，其國內消費，已因國內工業化與摩托化而繼續增加；因此，即使將他必需履行商業合同，而輸出至各國的轉而輸與德國，也只能補足德國戰時油之缺乏的一小部份。蘇俄可以出賣的——例如，穀物——德國仍有適當數量。因蘇俄對芬戰爭的支出，使他更沒有什麼可輸與德國。

德國有什麼損失呢？反共集團之瓦解，尙非其一。德意日三國合作，是建在那每一侵略行動，應鋪好另一侵略行動的道路的確切的假定上的。因爲英法在中國的問題，墨索里尼才被鼓勵去侵略阿比西尼亞。英法政府對於西班牙事件的姑息，才引導希特勒對捷克的無恥。法西斯強暴的成功，造成了怨尤。他在和平時代工作着。但戰爭改變了一切。因現在在日意再與德國合作，便表示參戰，這是費錢的，因是也沒有引誘力的。在德蘇協定訂定前，日本反對與德國結軍事同盟。意大利最近打了二次仗，一在阿比西尼亞，一在西班牙，並且不能再打第三次仗，就晚近海空軍戰爭看來，如果意西要援助德國，他們必被擊壞，這一點，擊碎了反共協定。

德國將波蘭之一部份沒有經濟價值的土地給予蘇聯，他並由波羅的海諸國退出，在這些國家裏，德國沒有領土，不過德意志移民會建樹起文化與商業利益。蘇俄的影子，延長到巴爾幹，不過，當一國如德國那樣以其生命孤注一擲時，沒有什麼顧慮，可與一個大國，如蘇聯的有利中立相比的。

德蘇結合，也有些社會關連，德國的布爾什維克化，現在顯現的，已不只是一種徵象，不過，這只有在德國戰敗，或者由免除這種失敗已行絕望時，方會出現——這時，英法定要設法阻止這一風潮——這正是希特勒制度的典型，他們的領袖所持的原則是——在我們後面，是劫難。如果他們首先失掉權力與地位，他們從布爾什維克化方面，又能損失什麼呢？爲戰爭，與蘇聯訂約，是納粹的一個沒有雜質的恩物。

(未完)

# 英國的經濟戰線

燕妮譯

本文譯自 The Economist & Decemher 9, 1939.

經濟戰線一詞所包括的範圍是這樣廣泛，牠的問題是這樣迫切，因此他不能在單一論文內討論完備。在下面，選擇六項最迫切的問題，加以概括的研究。這些問題，對於經濟學者的讀者，都不是新鮮的。不過，這些都是需要立即予以解決的問題。

現在可先作一般的觀察。在戰時，批評應僅限於建設性的。由平時過渡到戰時，絕不能避免了許多紊亂，許多細節的愚笨與心理之顛變。對於這些事，在原則上，我們不能埋怨。確切的，許多人都埋怨那些頑固的不使許多緊要的組織，如供應部之類，早些成立，直到戰爭開始，方始着手組織牠的人。不過，如因牠們產生甚晚而批評供應部或其人員，則又是不公平的。惟一可作批評的正確範圍，是組織與政策的原則似有差誤的地方而不是細目。下面，便是幾種原則的討論；細目，只因舉例，方行提到。

## 一 戰爭的規模

我們只有集積起無疑義的優越的一切戰爭原料，方能戰勝德國。我們可以取勝的惟一途徑，是我們要向前看去選定一個時間，至少要以相等的人力與絕對的物質優勢，去舉行反攻——總之，照德國去年九月在波蘭所作的去作。要這樣作，我們與我們的同盟國，應有與德軍相等的兵員，並且在軍火工業方面，我們應有比德國更多的人員。簡單的說來，這是戰爭的主要經濟工作。可以作成的。平時我們的生產程度較高的事實，就等於說我們有很多的人力可自僅求最低生活必需品的職業中，解散出來。在幾禮拜前，經濟學者中曾指出在德國，十四萬五千男女去為百萬消費者工作，在英國則只有六萬六千人。只是這一例，就指明在每百萬人口中，我們可以多有八萬工人——五千

萬人口中有四百萬。正由於我們有較少的工人被束縛在食品供給的必工作上，所以在平時我們用了更多的人在不甚必需的工作上——這是說，在戰時有更多的可以解放出來的人。運輸，商業，財政與人事服役，在英國，每百萬人口中，比德國要「多」用五萬人——五千萬人口中，「多」用二百五十萬。研究人力問題的人，總不會懷疑到聯盟國，對於戰時——即，參加防軍或入兵工廠——可用的男女人力，是有一限界的，他比德國要多出幾百萬。在物質方面，我們的優越，自實施封鎖以來，更是顯明的了。

因此，在將來，無疑義的，我們有法建樹起一種壓倒的優勢。不過，顯然的，當時機到來時，我們不能對於還有些不能達到最大限度之優越的事物表示滿意。只有這樣可以犧牲很少並且獲得較早的勝利。因此，供應部可以工作的，只有一種生產標準。只是與現在的德國生產並駕齊驅，還不算什麼。想準備與德國一九四一年的生產相等，也沒有意思。惟一合理的標準，是在一九四一或一九四二年時英國能達到的一切最大限度，如果這期間，我們集中力量去改組，訓練與再雇用我們的人力。指導這一計劃的人員所需要的，是那種使他們可以看到現在尚不可能，而三二年後是可能的事物的稀有的想像能力。

現在應當承認，最精敏的觀察家，還看不到這種精神在鼓勵我們努力的標誌。上週財政大臣說我們現在的支出，吸收了全國收入的半數，這種說法，是指出沒有什麼事可以作了，戰爭現在已到了牠的最大限度。確實很有意義的是西門注意到全國收入的一切估計，他或者採用一種最小的估計。為什麼我們這樣焦灼的去低估英國經濟的實力與力量呢？確切的，一個戰時領袖的任務，可失之於另一方面，但他

應去設定一個需要我們竭力去獲致的目標，因為我們確知我們可怕的敵人，在需用其人民時，決不恤努力壓榨他們。

同樣不能令人完全滿意的，似是供應組織。一九一五年的機關槍故事，很可指明遠見的需要。軍部說每團四枝以上的機關鎗似是浪費；但勞合喬治決定預備六十四枝。不過，現在，如果傳聞是可信的，則軍部要求到達供應部時，常被削減，而不是被擴張。供給部的政策，似仍是就便宜去盡量供給。不過如果我們不努力克服這最劇烈的不便，則我們將要戰敗。現在常常聽到說，如果海空軍的需要一一加以滿足，則我們便不能再裝配百萬陸軍。這種說法，絕不確實。按照一般原理說來，英國能够（當然需要極大的努力）有二三百陸軍在戰場上，保持世界最大的海軍，有至少可與德國相等的空軍，另外與同盟國聯合起來，有充分的工作去生產遠比德國大的軍火供給。再說一句，照一般原理說來，這是可以成立的。去尋出達到這一目標的詳盡途徑，是供應部的工作。如果這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則任何失敗，都不是目標之不可達到的證明，而只是組織不適當的證明。

因此，在經濟戰線，第一個必須去擊破且獲到勝利的戰鬥，是強使那些當權者認識只有立即大規模的來推行這一戰鬥我們方可以很快且很決定的得到勝利。如以國家支出，作為這一活動的粗略的指標來說，在戰事高潮時，我們的支出在最近的將來，至少應為二萬萬鎊的半數。

## 二 統制者

下表（略——譯者）是供應部與糧食部委派的統制者名單。供應部老是不肯公佈其名單，本表是根據各種來源，我們希望他是完備的且合理的到目前為止。關於統制者的履歷，也稍稍添註一點。

在這兩表中有一點著的事實。除去少數例外，每個統制者都選自他所統制的業務中。這樣，在戰時需要之下，工業自治原則，得到政府的維護。事實上，這只是八年來保守黨所追尋的工業政策的擴張與

延續，在保守黨心中，統制，幾於就是將合法權利授與那些在工業領域中久已存在的生產者組織。在這次戰時統制組織中，事實上，代表部或同業公會，是（常）被單一統制者代替了。不過主要原則是依舊的：鼓勵工業去統制自己。

這一政策的重要性，還未得到牠應受的注意。因為工業在上次大戰被統制，此次戰爭又被統制，所以人們很易於認為這兩次統制制度是同一的，或至少是相同的，但是事實上，兩者之間有一根本的不同處，上次戰爭中，統制者主要的是選自工業之外的人，這次則是工業統制自己。

對於這種方式的反對，在戰時或較少於平時。不過，反對依然是够強烈的。第一，這種原則，失去公平。在許多工業中，競爭諸公司（常是本工業之最大者）的推動精神，現在被安放在一種使他無由得知其競爭者的營業秘密的地位。在被統治工業中的不公平以外，這一制度在工業與社會，特別是在工業與其願主之間，也失去公允。這兒無需去假定何等偏頗之處，無疑的，一切統制者都熱望着為公眾利益而服務。不過，他們總不能避免由他們的出身的特殊角度去觀察事物。有許多例證，指出統制者利用權力去改動價格或交易手續（如合同期間等等），無論是否是統制者心目中的目的，牠無疑的，却犧牲了他們的顧客而使他們由以出身的工業受到好處。自然，這些決定的責任，是在供應與糧食二部。不過，去希望大臣們及其中央屬員去適當的統制幾多分門別類的統制，都不免要過耗他們的時間與智力。

從另一觀點看來，這一制度也錯了。他不僅是不公平的，似乎也是無效率的。要動員前節所述的國家資源，必然要使許多工業去作許多不愉快的事——特別是去犧牲他們的平時營業與擴張其能力到戰爭終了時認作絕不經濟的程度。這無需說，這些工業應受公平的待遇。不過，幾於同樣顯明的，統制自己的制度，是不大適宜於去得乃迅速完備的執行不愉快政策的。

因此，在公平與效率立場上來看，人們必須堅持應當增加許多獨立統制成份。最後，只有應用那些久已建樹起來的原則：如果社會利益不能為競爭所保持，則牠必需由公正的統制所護衛。這並不是要求一種由社會公僕管理的官僚統治，這問題在上次戰爭中已由他業中指定商人作統制者而解決了——很成功的。這也不是說那些盡知此業內容的人，應不許其服務。不過在建議與執行行動之間，應有些區別；一個應是專家，另一個則應是獨立的。

現在無需再說，戰時工業統制的形式，要控制戰後全國的經濟發展。因為粗率，我們有陷入加迭爾統制的封建制度的嚴重危險，這統制，可以或不至於產生一個安定的戰後世界，不過牠確切的反對廉價貨物的大量生產。

### 三 物價政策

假如現在有一個幾於可無疑義的得到擁護的經濟提案，那就是戰爭不應以通貨膨脹來供給。不過，只有一種方法可避免通貨膨脹，即是阻止公眾與政府兩者的購買力，比物品之供給，增加得更快一些。這一原則則易於提出而很難於應用的，並且雖然政府，財政部與下院都顯然的去阻止通貨膨脹，但現在還找不出有任何可以達到這種目的的政策。顯明的事實，是這樣：如果不以通貨膨脹去強使民衆限制消費，則只有以其他方法去限制牠——這個，例如食糧分配，對於政治家是一樁極麻煩的事。

這是行將實施統制一切物價行程的政策的主要出發點。不過，同時，又有許多關於物價政策的詳細問題，需要檢查。

自糧食部統制以後，關於物價的政策——假定會有任何有連繫的政策——似一有兩種辦法的政策，主要的軍需商品，特別是肉的價格，比戰前稍高一點，其他商品，則任其漲價，有些已漲得很高了。這一政策的目的，是很顯然的節省兩庫的錢。不過，我們可以問，政府要購買的某種貨品的價格，被強抑低下，其他貨品則任其漲價，是否

是一道當的物價政策，假定這是一種政策，是否是兩方面都有點太過份了呢？軍需物品的低價，使政府可以廉價整批購買，甚英帝國全部出品都被買去了，不過，人們反對人工的低價，正如反對人工的高價一樣。還有，在英帝國是貿易出超時，人工壓低的物價，也將使政府獲得較必需更少的外匯。

在另一方面，在軍需物品少的範圍以外，物價起了激變。現在還沒有人搜集去為物價上漲作解釋的各種理由。鎊價跌落，運費增加都是很好的理由——不過，或許不能達到他們被辯護的程度。假如物價會隨保險費減低而降落，或者物品保險說的有力性，更易被人相信。需要增加與減低，都被入當作物價提高的理由，兩者都未被入當作物價降落的理由。許多統制，沒有任何顯著理由，而覺得應當增加中人的報酬。徵用權被用以購買一切原料，然後再以高漲賣出。交易條件變革到去增加實質物價——例如某種商品，付價時間，已由定貨之日改為交貨之日。

這類例子舉不勝舉。不過已說盡許多去指明幾於一切策略都被用了。確切的，整個問題，都必需在原則上加以決定，且立下一種政策。當作這問題必需解決的最有趣的例子，可指出鋼鐵統制的物價政策。在鋼鐵工業中，如許多其他工業一樣，生產已發展到極度了。如果鋼鐵價格提到一種是可報價那些界限生產家的水準，則生產量將會激增。但是統制，只溫和的增加約十成，並且這種增加，又用於鋼鐵工業中，分配給那些生產費過高的生產家。假如這一政策是對的，則牠應廣泛應用，而不應僅限於鋼鐵。顯然的，在整個經濟政策中，這是需要仔細研究與決定的事件。

(未完)

X X X X X

## 新歐洲動亂之若干考察

### 莫斯科的「轉向」

自來被視為英法民主主義國的同夥的蘇聯，突然與納粹德意志握手，的確是莫斯科政府的一大轉向。但是細想起來，在蘇維埃政府樹立以來的二十餘年間，實行這樣政策的大轉換，並不是開始於這一次。而每次，總亦產生了非難其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人，或出現了曲意爲之辯護的人，使左袒蘇聯的同路人一憂一喜。

當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爆發，列寧利用德意志的援助，乃能自亡命地瑞士歸返俄國。亦正因爲這緣故，使列寧一派的人且蒙受德謀的污名。可是經過一年以後，德意志軍隊東侵，俄國陷於危急，於是蘇維埃政府大起恐慌，遂向協約國請求援助了。卒因英法未允所請，而不得不接受屈辱的布勒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但一面則以革命宣傳散播於德意志國內。是後俄國雖因協約國的勝利得免於侵略，但其欣幸亦僅屬瞬間事，接着協約國的對俄干涉，封鎖的憂患，終於相繼而至。無已，乃匆匆結成共產主義國際（一九一九年），而樹立煽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以期拯救赤色俄羅斯。革命除了在布達佩斯及慕尼黑諸地看到短期的成功之外，各處都被粉碎，被鎮壓下去；雖然歐洲各國的內政不安，確亦在某種程度牽制了列國的對俄干涉，甚至坐令赤軍侵入波蘭，威脅首都華沙。

然而共產國際所策劃的世界革命政策，終隨所謂「資本主義的安定」，單單西歐一隅，完全被奪去了成功的可能性；且其基礎猶至爲脆弱，所以蘇維埃政府依舊不得不重遭干涉的危險。到這時候，蘇維埃政府即便猶不放棄這利用共產國際的政策，亦終於脫離了憑藉暴力革命以顛覆「布爾喬亞政府」，並立即樹立共產政府的夢境，而改弦

更張，採用假手於選舉戰及國會活動，以期身自由主義及社會民主黨對抗的共產黨之擴大強化的新戰術了。同時，爲了抗禦歐西諸國的新對俄干涉的危險，且計劃與德意志接近。拉泰諾及斯特萊斯曼的德意志，在莫斯科看來，比之卡松的英國及普恩加齊的法國，危險少得多。因此，便產生了拉巴羅條約（一九二二年），而開赤軍與德意志鐵衛軍的親密關係之端緒，促進了德蘇外交的合作。

然而隨着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勝利，法西斯開始進攻，事情可就根本一變。同時，史太林的戰略，亦同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先就共產國際來說，作爲其支部的各國共產黨，「革命成功與否」業已不復成爲問題，自身的「生存或滅亡」，才真成了問題。凡法西斯主義獲得勝利的國家，共產黨亦和社會黨及自由主義者一同，被連根拔除了去。甚至非法活動的餘地亦喪失無餘。在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國中，雖無活動革命的餘地，然而共產黨的存在却是被允許的，比之完全根絕，總算強得多了。於是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中確認了的人民陣線的戰術，便產生出來，而與社會民主黨及自由主義者合作以擁護德謨克拉西，亦就成爲共產國際的新口號了。

在外交政策方面，莫斯科政府亦完成了重大的轉向。在蘇聯眼中，法西斯諸國的威脅，其重大性質非美，英，法諸國的威脅所能比擬。何況美，英，法自身，亦因法西斯諸國的權頭而遭受着威脅。史太林於是抄襲一九一八年列寧被迫於德意志東進的威脅而向協約國請援的故智，策劃起民主主義國與蘇聯的共同戰線，以聯合防禦法西斯諸國。在列寧的時候，威爾遜，勞合喬治，克雷孟梭都不爲其所動，然而受了一九三四年史太林的誘惑，法國的巴爾韜及捷克的貝奈斯却應聲而來。這樣，蘇聯加入國際聯盟，法蘇及蘇捷的互助條約便實現，

淡德三郎著  
耀華譯

蘇聯便成爲集團安全保障及和平不可分論的戰士，而以旨在維持「富足國」英、法、美的現狀的凡爾賽體系及羅迦諾體系的擁護者自任了。曾經斥罵國際聯盟爲國際強盜的分贓廳的莫斯科政府，今則置身其中，搶得一把交椅了，這實在是大足使人驚愕的轉向。

莫斯科政府，有如上所說，在其共產國際戰術及對外政策上，到今日爲止，業已經過了好幾次的大轉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轉向，並非知轉向這辭語所暗示那樣的痛悔前非的轉向。不過是爲了適應新的外界情勢而執行的戰略的變更。儘管「轉向」了無數次，蘇維埃政府的二大目標（一）防衛赤俄，（二）向全世界普及共產主義，却絕不能認爲有所改易。誠然，上面亦已指摘過，隨着暴力革命戰術之向國會戰術，國會戰術之向人民陣線戰術的共產國際戰術的變化，以共產主義之世界普及爲目的的共產國際的意義，已逐漸稀薄起來，因而共產國際這東西，亦大有僅成防衛俄國的一種工具之概了。然而以此即目史太林業已放棄赤化全世界的目標，是失當的。只是鑑於防共陣營日趨堅強，以致實現其目標事實上已經不可能的現狀，因暫時停止這方面的努力，而把全力集中於防禦赤俄這目標，以靜待時機的到臨而已。上述的兩個目標，實際上是不可分的：第一目標既可爲到達第二目標的手段，同時，第二目標亦可爲完成第一目標的手段。

至於對外政策，倘如以此即有人斷言史太林行將放棄共產主義，那就不得不說，其人大概是患近視眼的了。它之時而與德國接近，時而和英法攜手，亦不能解釋爲史太林即將轉而採取德意志的制度或服膺英法的精神；這就儘管它這樣轉向，各國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運動，其力仍不稍懈的事實觀之，亦不難一目了然。

在共產國際戰術及對外政策發生幾次轉換的期間中，國內政策方面亦屢屢大改其方針。那就是：由戰時共產主義（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而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一九二八年）的轉換，以及繼之而來的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實施（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第二

次五年計劃的遂行（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年），第三次五年計劃的着手（一九三八——）。而在這過程中，蘇聯的工業，商業，農業，幾乎全部都被社會化了。切不可誤認史太林在企圖使俄國復活資本主義，否則就謬以千里。

此等作爲，總而言之，是要使共產國際戰術及對外政策的轉向，可爲莫斯科政府遂行國內政策之助，這是不容否認的。蘇聯要遂行其國內政策，必須有充分的時間。保守蘇聯本身不被捲入戰爭漩渦中，尤其緊要。屢次的轉向，縱令招來一部分傾心蘇聯者流之變節的毀謗，但在史太林一派，其重視增大蘇聯的國力，却遠在此等毀譽褒貶之上。

這次的德蘇接近，亦可視做不過是無數次轉向的一個繼續。昨日尙爲英法民主主義國之友的莫斯科，竟突然轉而與英法之敵納粹德意志握手，所以在英法看來，自然是大堪齒冷的變節和背叛行爲。法蘭西共產黨無論怎樣爲乾爺聲辯，實在亦無聲辯的餘地了。越是聲辯，不但越使共產黨陷於絕境，遭受解散，其幹部且不得不身繫縲絏之中。

然而史太林政府一向是怡然自得的。此種舉措無恥固然是無恥，但亦自有其道理。原來莫斯科政府與英法攜手，並不是出自什麼義憤心腸，心甘情願獻身作英法的犧牲的。乃是爲了確保蘇聯自身的安全這利益才企圖與英法接近，而英法亦以牽制德意志對於英法的威脅這目的方謀與蘇聯提攜，只是雙方的利益偶爾一致吧了。然而時至今日，與德意志握手對於蘇聯自身的安全，實比親近英法更爲有利，所以不惜出此一舉。這大概可說是莫斯科當局誠實的聲辯吧。

就是這樣，史太林爲了確保祖國的安全，不但甘受變節，背叛等污名，甚且忍心坐視西歐共產國際唯一的支部法蘭西共產黨毀滅。和表現於德蘇不侵犯條約的外交政策的轉換一同，共產國際的人民陣線戰術，亦似乎發生了一大轉換。至此種轉換，將向那一方面展開，要

豫斷它，或者為時尚早；但依蘇聯人民陣線戰術之成立來防止英法民主主義國法西斯化這消極的戰術，已陷於遲早必致放棄的命運，却是確實的。真的，此種戰術正和共產國際所有的戰術一樣，除了緩和對於蘇聯自身的威脅時有效用外，作為革命政策終是失敗了的。請看看西班牙人民陣線的悲慘的末路吧。

在法蘭西，產生於人民陣線的達拉第政府，去年秋間起即轉而為人民陣線之敵，反人民陣線的勢力，其機運正欣欣向榮。人民陣線戰術的轉換，至少在西歐一隅，在共產國際是必然的結果。法蘭西共產黨所以成爲這次轉換祭壇上的犧牲，原因蓋即在此。

但是，莫斯科政府何以竟願作如許巨大的犧牲，悍然對民主主義諸國實行「叛變」呢？

這樣的大轉向，亦正和一般的蘇聯外交政策之無數次的轉向一樣，其所實緣的背景，並不是蘇聯的內部政情，而非求諸國際形勢的轉變之中不可。

## 德蘇的接近

德蘇的接近自從慕尼黑會議以來，蘇聯一向被擠出於西歐的國際舞臺；可是到了三月，捷克被併，乃又開始復活英法，蘇的接近。於首先作備發動這新的接近運動者，自屬英法，就中尤以英國居首領導，更是毋庸置疑的。

英法當初所要求於蘇聯的，並非三國同盟，而是在於對於英法業已給予獨立保障的波蘭，蘇聯亦應給以同樣的獨立保障這一點。莫斯科政府則由於下述的考慮而加以拒絕。倘如德意志真的侵佔波蘭的獨立，而蘇聯又信守約束，予波蘭以援助，情勢將會怎樣呢？不待說，勢必變成德意志與蘇聯的正面衝突。此時英法果能斷然自西部戰線出諸攻擊德意志之舉嗎？抑將如援助阿比西尼亞及中國那樣，單以高踞寶座的口頭噴嚏的援助就算了事？這樣以靜俟德蘇雙方精疲力竭而後

慢的坐享漁人之利，得無就是英法的鬼計？史太林所說的「蘇聯雖不願爲人火中拾柴」一句話，正明白表現着莫斯科此種懷疑。

因此之故，對付英法方面勸請其參加對波獨立保障，蘇聯乃提出（一）締結完整的英法，蘇三國互助同盟，（二）同樣給予波羅的海諸國（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以獨立保障二對案，卒致三國的交涉觸礁而告擱淺。因爲倘如無條件的接受這些要求，英法是極有陷入危險的陷穽之虞的。那就是：英法被捲入環繞着它們並不十分關心的波羅的海諸國的德蘇紛爭的危險，而且又是在這勢必帶上布爾塞維克主義與納粹主義之意識戰的性質的紛爭中，英法不得不加入與其社會組織絕不相容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陣營的危險。英法極力企圖避避對於波羅的海諸國的獨立保障，交涉乃遲遲不能成就，自四月中旬開始，歷四閱月，猶不見成立的曙光。就是關於互助同盟的內容，雙方的見解亦似乎大有懸隔。蘇聯方面主張應具體決定東西同時作證的方案，英法則取俟諸異日審議的態度。開始於八月初頭的三四軍事會談，對於交涉的進行亦無何等裨助。

英法方面自然把交涉遲延的責任歸之於蘇聯不誠意的態度。他方，在蘇聯方面，對於英法的真意，則始終未能放棄懷疑的觀念。雙方都對於德意志感受威脅，然而利害總是不一致。

眼光如炬的希特勒，對於三國交涉，自然不至看不透此種挫折。這裏希特勒便有二着可出擊。第一，乘英法正躊躇着給予波羅的海諸國獨立保障，急收該方面於德意志的勢力範圍。此舉一方既可扼住蘇聯向波羅的海的出口，他方又可加重大壓迫於波蘭。即就足以避免英法干涉德意志的膨脹一點來說，亦可謂確屬巧妙非常。但這一着同時却又隨着和蘇聯正面衝突的危險。縱使最後的勝利必歸德意志，然德蘇戰爭化成長期戰之虞亦很大。使希特勒不選取此路的原因，或即在此。

第二着則利用蘇聯與英法間的互相猜疑，轉而與蘇聯接近，在其

該解之下一舉而解決成爲懸案的但澤問題，走廊問題，上西利西亞問題。既經失却了蘇聯的英法，決不能給予波蘭以何等有效的援助。這樣一來，德意志便可既不與蘇聯衝突，又不受英法干涉，順利的收波蘭於其勢力之下了。事態倘能照豫料的週進，那末，在德意志當然是再得計亦沒有了。

時常巧於選取最少抵抗線的希特勒，在這上述的二十大方針之前，選認第二方針爲最少抵抗線；於是柏林當局遂對莫斯科當局開始了活潑的活動。此項活動咸認爲是肇端於五月初旬云。

恒以懷疑的眼光凝視着英法的對蘇態度的莫斯科當局，其內心大爲柏林政府此種新動向所動。既無望獲得英法對於波羅的海諸國的獨立保障，而又因這毫無實質的英法，蘇親善，徒然刺戟德意志的感情，招來德蘇衝突的危險，不遠如向德意志謀取其放棄對於波羅的海諸國的野心，以作其侵略波蘭的交換條件來得有利。（真的，正如德意志之畏懼德蘇衝突，蘇聯方面亦同抱此心。因爲此種糾紛越是延長，坐收漁人之利者只有西歐諸國。）

因此，在這史太林的打算與希特勒的打算業已一致，表面上甚置席上內容則非常空虛的英法，法，蘇接近的背後，乃祕密進行着德蘇的買賣，終在八月末，突然看到德蘇通商條約及不侵犯條約的簽定。然而此舉既不是史太林轉變爲納粹主義，亦並非希特勒轉變爲布爾塞維克主義，祇是史太林爲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利益，而與希特勒攜手，希特勒爲了納粹德意志膨脹政策的利益，因與史太林言歡而已；正和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莫斯科一向是民主主義諸國之友，且爲英，美，法的維持現狀政策撐腰，但又決不是莫斯科轉向爲英法民主主義一樣。發見了於自己無利可圖，莫斯科即「背叛」昨日之友；是則誰又能够保證莫斯科明日不再「背叛」柏林呢？

自然柏林方面亦是深明了解這一點之後才伸手向史太林的。要之，此種舉動乃是昨日與今日的國際關係的常道，若以個人間的仁義道

德的尺度來批評國家的外交活動，因而忽爲憤慨，忽爲鼓舞，其愚就真不可及了。（但是目的在對國內民衆宣傳時，自然應作別論。）

### 「爲正義和平而戰」

與蘇聯接近即可封閉英法干涉之門的希特勒的如意算盤打錯了；終於德意志對英法的國交斷絕，而點上歐洲動亂的導火線了。誠然，這在英法，蘇聯既不肯在波蘭背後與德意志作戰，從義理上說，總不能靜坐不動的了。否則英法的威嚴將完全掃地，而且誰亦不能保證其廣；全世界的帝國不久將開始崩潰。波蘭自身不足顧慮，二大帝國的面目才真成爲問題，引伸起來，二帝國自身的維持現狀，才真成爲問題。

英法的全輿論中被煽起了反納粹熱。英法何所爲而戰呢？我們並非爲征服及侵略的本能所驅使，才毅然參加戰爭。我們是「爲自由與平等而戰。」「波蘭自由與獨立的恢復，」不消說，自是戰爭的直接目的，然而戰爭的根本目的，則在於打倒恒以暴力威脅世界和平的希特勒的納粹政治，在於創造「正義所支配的世界新秩序。」以上云云，便是出現於英法當局及報章上的全輿論所呼號的戰爭目的。

但是問題是在於怎樣來實現這「正義與和平的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法以爲推翻了德皇的政府，樹立凡爾賽體系，即可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礎。然而此舉之終於澈底失敗，正明白的證明於其後二十年的歷史中。英法難道又想以打倒納粹政府，復活凡爾賽體系來反覆一次同樣的實驗嗎？不幸關於此點，無論從張伯倫或達拉第的聲明，都不能獲得任何暗示。檢言之，關於英法的戰爭目的，係在於「爲正義與和平而戰」一點，每天已是聽得耳中生繭了；然而實現正義與和平的具體方法，都仍是祕中之祕。

（待續）



##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 (續)

益田豐彥著  
譯

蘇聯的煤油生產量，顯示着由一九三二年的二千一百三十八萬噸而一九三三年的三千零十一萬噸的飛快的增加。而這時國內的消費量，亦顯著的增加起來，輸出能力反而由六百萬噸減為一百萬噸。鐵的產量雖亦增大，自一九三三年的七百零二萬噸而一九三八年的一千四百五十萬噸，可是輸出能力幾乎一無所有。此外如銅，鉛，鋁，錳等物，亦都未臻可用國內生產量來抵充國內消費量的境地。小麥，糖，大麻，亞麻等物的輸出，亦隨着國內消費量之急激增大，最近已在消失它的重要性了。所以蘇聯比較容易可應德意志的需要者，惟有煤，石棉，木材之類，他如煤油，棉花，鐵礦，等物的供給，即使並非不可能，其數量亦屬有限得很。以上云云，都是專門家的見解。

無論如何，蘇聯欲滿足德意志的要求，不管是在農產物的分野，或在鑛產物的領域，都非厲行增產不可，而這點又需相當的期間，並非一蹴即可幾及的。這裏就有一個難關了。尤其是在開發經濟上，因為自帝政時代以來即一直置重心於歐俄方面，所以今後大規模開發增產的地域，至少非移至西伯利亞西面不可。這樣，困難的運輸問題可又登場了。蘇聯物資至德意志的輸送路，大概是有三條路線：第一為經由波羅的海的，第二係自黑海直溯至德意志河川的，第三則為橫斷波蘭的鐵道輸送路。第一條路線目下是在德蘇二國海軍的支配之下。雖然，蘇聯的主要港埠列寧格勒，不但距原料的原產地極遠，且有冬季結冰的弱點。第二條路線因為有必須通過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諸國的不便，所以一旦戰爭發展起來，英法海軍進入黑海，就有立被阻斷的危險。至於第三條路線的運用，亦有缺點：蘇聯的鐵道是專以國內的需要為目標敷築起來的，幾乎沒有剩餘的輸送力，復因軌距不同之故，不能使用德意志的貨車，從而亦就必須換裝了。以蘇聯豐富的潛存的原料及糧食資源，對於德意志戰時經濟果能有什麼程度的貢獻，那就不能不說是疑問了。

而且和東南歐諸國，北方諸國，西方諸國的經濟鎖鏈，要使之緊密起來，亦決不能像口說的那樣簡單和容易。英，法現正竭力展開着促使斯干的那維亞，丹麥，荷蘭，比利時諸國之對德經濟關係鬆弛的摧毀工作。又據斯志恩堡的計算（註），德意志所期望補給其糧食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匈牙利的過剩農產物，僅足約四百九十六萬五千人之需，今假定德意志的人口為七千五百萬，又假定糧食依賴國外的程度為二〇%，那末，上述諸國的過剩農產物即使一粒無存的都供給德意志，德意志亦依然有一百萬人左右不得不餓着肚皮。不但此也，在這方面的德意志猛烈的經濟攻勢，不僅會遭遇英，法的抵抗，就是一盟邦意大利的反抗，亦不能斷為決無其事。最近數年間德意志在經濟方面向中歐巴爾幹的伸展，自阿比西利亞戰爭以來，幾乎是專犧牲了意大利的經濟勢力，而施行的，這點我們亦不可不牢牢謹記。

註：據 The nation, sept. 23, 1939. Fritz Sternberg: Will the Blockade Succeed?

最後，假令此等國家有饒足的原料糧食資源存在，它們亦決不願當作毫無酬報的饋贈物變手拱讓。可是德意志現在保有的償付手段即黃金與外匯，僅有七千七百萬馬克。這樣一來，德意志所能購得者，那就限於能以貨物來償付的限度內了。不幸一看到隨着戰爭之進展而起的原料荒的增劇，勞動力的不足，尤其是最近的生產的停頓等現象，德意志以貨物償付的能力，便不能認為是充沛的了。戰時的原料及糧食問題，就是這樣以極冷峻的情狀照臨着德意志。

### 六

歐洲戰爭現在似乎正慢慢的，而且又是以穩紮的步調，一路沿着正式化的道程前進。英，法及德意志兩陣營，各在胸心鬥角，還籌劃策，絞榨腦汁，企圖以其最得意的戰略來確保終極的勝利。英，法現此時又似正在統整運用其優勢的海軍和經濟的優越性，

以期衝破德意志最大的弱點的經濟的一角。那就是，嚴行海上封鎖，以阻絕海外輸至德意志的物資接濟路線，同時，復對於供給物資與德意志的歐洲諸國，或則強行物資的買占，或則加以經濟的壓迫，務使對德的物資接濟日陷窮境，以迫德意志經濟持久力的泉源日趨枯竭。應用此種手段，可使戰爭無由遂行，誘發其經濟破滅，並用一紙的炸彈一來擾亂後方，俾便激起其國內動搖，而導德意志內部自行崩毀。熟悉已國經濟的脆弱性的德意志，爲要對付此種策略，則努力企在豫先存儲的物資尚未告罄以前，並在英，法的封鎖尚未發揮效力以前，儘速結束戰爭。以征服波蘭爲契機而臨降的最初一機會，不幸已粉碎於英，法堅強的戰意之前了。於是，德意志戰略的根幹，遂不得不置重心於充分利用其卓越的武器及精悍的陸軍等威力，以期在最短期間中決一勝負。然而德，法戰線間堅牢無比的馬奇諾防線之存在，却抑阻着這戰略之實踐化。因此之故，荷蘭及比利時的國境線，就帶上了異常的重要性，而形成浮彫於戰局外表上的情勢了。

是時適逢比王及荷女王連名發出呼籲和平的通電，此種舉動乃是愛好和平的兩國元首的崇高的精神之流露，有關係的各國，對於此種精神亦毫不躊躇的致敬意。然而事態已臻嚴重，究非區區一紙空文所能挽回的了。其實，發出此種和平呼籲的動機，不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之慘痛的回憶，與企圖打開德，法國境的膠着戰局，以便一舉來解決糾紛的焦慮這二事實，互相交錯，形成對於德意志國境一帶難於名狀的不安與恐怖，使二國朝野深切感到的結果。因此，德法戰線的緊張，亦就擴展至北方，而德比，德荷的國境，亦就彌漫着暗雲了。

茲再轉移視線來觀看意大利。意大利直至最近，忽又重新確認德意同盟的存在，而使意大利不得不有此一舉的這事實，不正是表示德意軸心業已不復如過去那樣強固的反證嗎？一般說來，德，意二國的利害得失，並不完全一致，這是至爲明白的，尤其是德，蘇的接近，

使意大利胸中激起某種程度的憤懣的情感，更屬的確的。因此意大利乃不僮愈加堅持其中立態度，且進一步在中歐巴爾幹方面着手組織中立集團，自爲其盟主，以期乘此戰爭機會來挽回它在這地域既失的勢力。

至於蘇聯的動向，可就很不容易捉摸的了。雖然，蘇聯的企圖，其第一要務大概是在這歐洲戰爭的大混亂中，乘機向毗隣諸國扶植其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勢力，以作本國的防線。希特勒曾經明白表示，現在對於烏克蘭及烏拉爾，已不感到什麼興趣。雖然，蘇聯未必就因這一句話即很簡單的忘却納粹本來的東進政策的意圖，蘇聯決不至於如此健忘。蘇聯所親伺的第二步，得無是在自身兀立於戰爭圈外，養精蓄銳，保此自由之身，以待各交戰國因長期戰爭而陷於極端的疲弊，然後再相繼推行其積極的赤化工作這一點？誠然蘇聯現正設法鞏固與德意志的經濟關係。可是蘇聯之與德意志結合，決不能就斷定它是出自要藉此來換德意志稱霸的意思。相反的，可想像其真意是在把德意志的最大弱點經濟力補強至某種程度，以驅使德意志從事長期消耗戰。從而蘇聯的經濟援助，自然亦就劃有一定的界限了。目前蘇聯一方在高喊與德意志提攜，他方則力謀與德意志當前的怨敵英國加強貿易關係，這事實正說明着蘇聯以上所說的複雜的意圖。而擴張勢力於毗隣諸國的蘇聯的第一個目標，業已獲得了相當的成效了。至若第三亦即終極的目標赤化工作，果能成功與否，那是根本不能豫斷的。然如假定其成功，則蘇聯的國際地位，自然勢必增強。因爲英，法，德諸國越是焦頭爛額的沉溺於長期戰爭中，其國力越是消耗得快，昂立於戰爭圈外的蘇聯，亦越可不勞舉手投足就相對的抬高其國際地位。就是現時蘇聯對其周圍各國的工作，今後如獲有某種程度的成果，其地位，無疑的，必將更加鞏固起來。

歐洲戰爭爆發至今，爲時僅僅經過二個餘月而已。今日而企圖豫揣其結束的輪廓，如是一大冒險。然而這一場屠殺，決不能單以英，法或德意志的任何一方獲得一〇〇%的勝利，從而他方則遭一〇〇%的敗北這樣簡單的形式告終，却是大致明白的。陰圖實現其赤化目標的蘇聯之參予，在某種意味上，實促成了此次歐洲戰爭的變極。此種作用，現正直接間接的給予這戰爭的進行過程以重大的影響，而對於戰爭的結果，亦將使之更形複雜，那是勢所必然的。

(完)

專

載

## 智 深 勇 沉

——汪主席在中央軍訓團學員畢業典禮席上訓詞——

各位武裝同志：今天是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學員畢業典禮，兄弟有幾句話，對各位說一說。各位在這裏，從事訓練，從事研究，已經有好幾個月了，現在已經畢業。在這個時候來修學，已經很不容易，在這個時候來畢業，更不容易。而且畢業之後，各位就有許多的任務，放在自家肩上，所以我們感覺到今天是一個很可紀念的日子。所謂任務是什麼呢？是和平反共建國，這個任務，非常之重大，亦可以說是非常之困難，各位今天是要擔負這個很重大的任務，而且是很困難的任務。我想到這裏，臨別贈言，實有無限的話要說。如今我只能把校訓「智深勇沉」這四個字說一說，作為今天畢業時對各位的一種懇切的祝賀與勸勉。「智深勇沉」這四個字，我們一定要從對像看一看。「智深勇沉」這四個字的對像是在那裏呢？深字的對像，就是淺薄。沉字的對像，就是浮囂。淺薄浮囂，可以說是現在中國國民一個很普通的

毛病，尤其是中國軍隊以及同軍隊有關係的人一個最重大的毛病。我們承認現在的國民，比從前二十年或者幾十年前，是比較已有愛國心的心的，這句話我們要承認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愛國心還是很淺薄的，並且還是很浮囂的。一個淺薄而浮囂的愛國心，是不能支持得長久的。勉強支持下去，恐怕也不能把國家救回來的。我們因為感覺到淺薄兩個字，不夠救國的，所以我們要智深。浮囂兩個字，不夠救國的事情。我們因為經濟落後，各種的落後，在最近一百年來，已經讓歐美各國往前，而且也讓日本往前了。我們是落後了，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這個落後，是個很大很大的危險。今年是一千九百四十年，我們想一想，一千八百四十年，是剛好一百年。那時候，中國是怎麼樣呢？各位：正是鴉片戰爭大失敗的時候，這回鴉片戰爭是中國第一次和歐洲各國戰

爭的一個大失敗，到現在，剛好一百年了。在這一百年之中，我們軍事經濟政治文化，樣樣趕不上歐洲，弄得變成歐洲的半殖民地，總理說是次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國家，要救回來，很不容易。爲什麼呢？拿一個落後的國家，和一個先進的國家來競爭，自然是很不容易的。偏在這個時候，又來東方的日本，他也先進了，他和我們離得很近的，在這樣的時候，中國當然除了做歐洲次殖民地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危險，這種危險，是避不了的。我們如果是說同日本戰爭，這也試過的了，甲午那年，還不是一個失敗，這是爭不過來的事實，政治軍事文化經濟，樣樣落後，爲什麼不大失敗呢？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淪爲次殖民地，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又添了另外一種危險。在這時候，要把國家救回來，是很不容易的。大家應該曉得，在這樣的環境，這樣危險的環境裏頭，是不是憑一點淺薄的愛國心，憑一點浮囂的愛國心，就可以挽回來呢？因爲不能，所以有今天。我們承認中國已經有了愛國心，但是我們同時承認，這種愛國心，還是很淺薄，還是很浮囂，這樣的淺薄浮囂，不能夠把國家救回來的。爲什麼說浮囂呢淺薄呢？我們舉一個例，各位試把甲午年的中國人那時候大概的說話，同現在的大概的說話，來比一比，看有多大的分別，有多大的進步。甲午年那時候，我十一歲，算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這四十多年之中，我們不承認愛國心有進步，不能夠。但是浮囂淺薄

的程度，究竟差多少呢？我們看看那時候的出版品，什麼黑旗兵，掃平台灣，掃平東京，種種的話。我們再看看：九一八以後，尤其一二八以後，那時候的出版物，究竟差多少？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古直先生，他的文章，刊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叢書裏頭，一篇文章，是說十九路軍的事，他說：十九路軍在上海，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如果那時候，中央政府添上三師兩師的兵去接應，十九路軍就可以打到東京了。各位試想想，這種說話，同甲午年有什麼分別？同所謂黑旗兵究竟差多少？各位試想想，十九路軍，是陸軍，他怎麼會打到東京？他坐飛機去嗎？我們算算，那時候我們有多少飛機？他坐兵船去嗎？我們算算，那時候我們有多少兵船？試問：憑什麼打到東京去呢？但是這種的文章，是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做出來的，放在廣州中山大學叢書裏頭的。我不是批評古直先生一個人，也不是批評一個廣州中山大學，我是說，在這樣淺薄浮囂的愛國心之下，你有什麼方法，把國家救回來？然而這種的論調，是最受歡迎的，是社會上最歡喜聽，而且聽完之後必大拍掌的。所以從一二八以後，國家危險，一天比一天的深，而這種論調却一天比一天的高。

到了七七事變以後，這種論調，更把人重壓到至於窒息了。游擊隊可以得到最後勝利，焦土戰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這又同一二八那時候有什麼分別呢？同甲午那時候又有什麼分別呢？還是一樣的淺薄，還是一樣的浮囂。爲什麼這樣子

淺薄呢？因為浮囂。爲什麼這樣子浮囂呢？因為淺薄。因爲這樣，有個愛國心，反而把國家害到不可救回。我們感覺到除非我們不重新救國則已，若要重新救國，一定要把淺薄浮囂這四個字打破了去，我們才能夠把國家救回來。所以我們用智深勇沉四個字來自己勉勵，並互相勉勵。智同勇凡是軍人都曉得的，不過有智不夠的，智要深，有勇不夠的，勇要沉。先把深字來說，孟子有句話，說得最好，「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操心危，慮患深，才配做孤臣孽子，要不然，連孤臣孽子都不配做。操心安，慮患淺，就想做孤臣孽子了嗎？現在我們中國，那一個不是孤臣，那一個不是孽子啊！如果慮患慮得這樣淺，你就把在歐洲各國這樣子強盛的時候，日本在東方這樣子強盛的時候，把國家救回來，有這樣容易的事！各位，孤臣孽子呀，操心危慮患深呀，各位，這是智深勇沉四個字裏頭，深字的意思。沉字呢，是沉着。各位，你們將來的困難，是很多的，你們如果不沉着，你們就會很輕易的，便受了激動，你們就會很輕易的，便灰了心，餒了氣。各位，不怕死是勇，不怕難尤其是勇。中國歷史上，宋亡明亡的時候，不怕死的男子是有了，不怕難的男子却少了。說一個簡單的譬喻罷，一個人受了非刑拷打的時候，捱不住，便想一死了事，這一死了事，對自己是合算的，可是自己身上，如果有責任在，那就知道自己不是一死可以塞責了，便只有咬定牙根，忍耐得一分是一分了。各位，我是過來人，坦白的對各位說罷！我從前在北京獄裏，受不住苦，想自殺多少次，但我只念一句咒，這句咒是「中國之將來」我就立刻鎮定起來，依然受苦。各位，我更坦白的對各位說，我現在的受苦，比在獄更利害，抬頭一看，滿中國還是浮囂淺薄的空氣，最純潔的，不過以死殉國便了，全不打算以死救國。我受着這樣浮囂淺薄的空氣，真個比在獄中求死不得更爲利害，但是我環念着一句咒，「中國之將來」，我依然鎮定依然受苦。我勉強着，要做到一個沉字，能沉着，纔能堅定，能堅定，纔能忍受一切困難，打破一切困難。各位，這是智深勇沉四個字裏頭，沉字的意思。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的輿論，自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的輿論，自從百年前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輿論，浮囂淺薄這四個字，足以盡之。我們要克除他，我們要救國，先要救自己，先要把自己從浮囂淺薄這四個字解放出來。

各位，今天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我不必再把和平反共建國的原理向各位說，因爲各位早已都聽見過了。我只想各位現在把和平反共建國這重大的任務放在肩上，而且各位必然會碰到許多困難，各位的困難，我想各位必須把智深勇沉這四個字確確實實的做到，各位纔能擔負這重大的任務，克服許多困難，而完成其使命。各位，終有一天，看見國家救回來，這個中華民國，是由各位手上救回來的，是由各位智深勇沉的修養救回來的。

(完)

# 青島談話

(一月廿四日中華日報)

汪精衛

## 一 和平運動幾點見解

於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抵青島後，余對於和平運動，抱有以幾點見解：

其一，和平運動，乃是從東亞大局着想，確有見於中日兩國非和平不能共存共榮，並非以戰敗之故，避難苟安也。

其二，和平運動，乃中日兩國百年大計，應從共存共榮之見地，深植其基礎，並非求一時之寧息也。

其三，和平運動乃是從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出發，確有見於中日兩國，戰爭則兩敗俱傷，和平則共存共榮，故不避艱難，不恤犧牲以赴之，並非出於權謀術數之觀念也。

余抱有此種見解多年，自近衛聲明以後，知日本朝野已有共同主張，日本以保障東亞責任，並願望中國分担此責任，余知此種理想已有實現之可能，故與同志共致力於和平運動，余深知中國當戰敗之後，武力及其他勢力，皆不可恃，但余確信欲實現真實永久之和平，必須有正大之主義與熱烈之信仰，由此主義與信仰而發生之勢力，始為真正之勢力，始為和平運動堅實之基礎，此須仰賴於全國民衆，尤其青年有志之士，共同認識，共同負荷，和平運動必須得此基礎，乃能遂其發展而不虞其中途變質，而武力及其他勢力，不過此基礎之附屬物而已，必如是，和平運動始有其價值，而不致流為權謀術數之末也，余深信此種主義及信仰必因和平運動逐漸進展而逐漸深入於人心，以完全達到吾人所負之使命，所抱之目的也。

## 二 中央政府法統問題

廿九年一月廿四日青島

中日事變，漸趨鎮靜，吾人當集中全國力量，以樹立中央政府，而樹立中央政府所首應考慮者，即為法統問題。

蓋中國如欲樹立全圖統一之中央政府，其方法有二，其一廢棄舊法統而另建新法統，此法似近乎革命方式，實行雖非不可能，但我人認為不必要，蓋無論如何，此次事變，由於過去國民政府政策之失

當，並非由於政制之不良，故目下收拾時局之目的，在對外求和平，並非對內求革命，政策有所失當，自當充分加以修改，政制即有未盡善之處，亦只須適當改正而已足，因此斯際吾人並無根本推翻原來法統，徒使惹起混亂之必要也，其二即承襲舊法統而略事修正之，過去國民政府法統之所以被人非難者，乃由於推動全國政治之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構成分子祇限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並無黨外人士之參加，致招外界謂為一黨專政之嫌，去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有鑑於斯，對斯制度，特議決加以改善，在大會宣言中，已表明此旨，由是今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已非國民黨一黨獨占，凡各合法政黨及全國賢能之士，均能依法參加，協力商議政治，此即實施憲政之初步，同時矯正過去政制缺點者，重慶政權，現遭共黨壓迫，已喪失自由行使職權之能力，基於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將依法加以改組，如能依照舊執行職務，完成和議，則對於法統政策，已屬毫無缺憾，一方預定於最短期內，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如能實施憲政，正如輕車之就熟路，當能順道前進，比諸改革政制，徒惹糾紛，豈非計之得乎？

## 三 釋三民主義真諦

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蓋欲使中國以次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出來，以得到國家之自由平等也，以民族解放言之，則為民族主義，以政治解放言之，則為民權主義，以經濟解放言之，則為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者如此，然與東亞主義世界主義並不相違，蓋其基本精神，以中國固有道德出發，以和平為信條，不以侵略為能事，故謂之王道，而非霸道，中國必得到自己之自由平等，乃能為東亞之一員，及世界之一員，此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義也，孫先生逝世後，即其黨徒，對於三民主義之見解，已不一致，此殆不獨三民主義為然，凡一種主義流行之後，鮮不發生如此之現象也，至於黨外人之誤解，亦固有之，而共產黨人之曲解，則為弊尤烈，所以三民主義之解釋，實為必要也，民族主義非狹隘之國家主義，民權主義非個人自由主義，民生主義與馬克斯共產主義不相同且不相容，此為三民主義之信條，所當努力解釋者，故余於此次會談中，會根據所信，加以闡解。

# 和平與建國

褚民誼

「破壞易，建設難」，這兩句話雖是老生常談，實是至理名言。

並且非身歷其境的，不知其中之甘苦，我們經過一番的奮鬥，費去無限的精神，果為何來？假使我們為個人打算，樂得逍遙自在，隨聲附和，尸位素餐，坐觀成敗，可是這不為我們的良心所許，眼見大好河山，快要淪陷完了，民衆的痛苦，日益加深，以前過的牛馬生活都不能平安的過，簡直難以生活下去，難道眼睛看着四萬萬人同歸於盡，國家就這樣斷送在抗戰之中不成？我們從種種方面，既深知抗戰必不能得到最後勝利，所謂最後勝利純係欺人自欺的話，拿來麻醉一般無知的人民，我們於心不忍，憑着我們的良心，替國家民族打算，替自己的子孫打算，覺得要想免於危亡，惟有另走一條大路從事和平運動，惟有不顧一切犧牲，勇往直前的做法，我們再不能為自己打算，只圖苟安於一時了。所以不能再任破壞繼續下去，要趕快從事建設，以安定民生。

從來戰爭是屬於破壞方面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相打彼此打得頭破血流，如果不肯住手，那末，除非一死一傷，才能罷休。中日戰事，也是如此，現在雙方都已受了重傷，中國吃虧更大些，彼此的力量，都已較量出來，即使再打下去，也無非徒多損失，結果總是要住手的，除非中國真個亡了，像阿比西利亞一樣，才沒有講和的餘地。現在的阿比西利亞，也常有局部的，斷續的戰事存在着。此與中國淪陷區的游擊隊，專門騷擾人家，性質相同。可是何濟於事呢？

中國的游擊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游來游去，等於流寇，使得人民格外感受痛苦。淪陷區的地方，經過了一次抗戰，已經破壞很大，再加以游擊隊來凌遲碎割人民可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此做法，非使人民死絕滅絕不可。砲火原是無情的東西，試看抗戰的結果，每一地方的政治，文化，經濟，一切的一切，均已破壞無餘，所剩留下來的頹垣敗井，再要付之一炬，使得人民片瓦無存，棲身無所，如何可以生活？像長沙未見敵人而先焦土，這種自殺政策，亘古所無，唉，焦土政策，真是破壞之大成，盡破壞之能事。

辛亥革命以來，經過不少次數的內戰，其中軍閥割據爭霸，是無意義的，但也是破壞斷傷不少國家的元氣。革命軍政時期，也是破壞，是有主義的，直至民十六奠都南京才慢慢的開始建設，一二八後國內建設事業，突飛猛晉，鐵路公路依次完成，政治，文化，經濟，均有長足的進展，可是經過這一次的抗戰，多年積累而成的建設完全摧毀無餘，能不痛心！最可痛心的，不燬於炮火，而自燬之，不留一些餘地。這種舉動，無異瘋狂，稍有人心，何忍出此？試想繼續打下去，使得這些無家可歸的人民，如何可以生存，便是戰事結束後，怎樣撫綏才遺呢？所謂最高軍政當局，何曾一為人民打算，更何會替整個國家民族設想，他只為他個人打算罷了，否則不至於忍心害理到此田地！我因此聯想到他在戰前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和最近發起的精神總動員，他的作用，都不外麻醉人民，使得一般人民聽從他的說話，率

爲至無上的一種惠民政策。

新生活運動從舊道德中產生出來，禮義廉恥是應該提倡的，但他不曉得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人民大家都弄沒有飯吃，如何去講禮貌？都沒有衣服穿沒有房子住，如何去講清潔？人民無法生活，怎樣談得到新生活運動呢？因爲他沒有科學的頭腦，不知講究技術，所以不能合理化，所以這種運動，是不徹底的，不是根本的辦法。重於精神總動員，用意在麻醉全國軍民，跟着他無底抗戰，不許人民哼一聲，想一想，使得人們至死不悟，所爲若要臣死，不得不死，他的獨裁政治，比諸君主專制，還要利害得多了。我們既感覺到繼續抗戰的危險，國家快要被破壞完了，再打下去，沒有止境，真要覆亡的，所以我們提出

反共和平建國的口號。因爲要從事和平運動，非先反共不可。這中次日事變，爲共產黨一手所造成，有鐵一般的事實，他們要使得中日兩敗俱傷，才能從中取利。所以中國抗戰的結局，等到無力掙扎時，即幸而不亡於日，亦必爲蘇俄所鯨吞，像波蘭一樣，蘇俄可以很不要力氣得到大部土地，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我們要想收拾殘局，轉危爲安，使得國家由破壞中

重行建設起來，所以必須倡導和平。和平底目的，是救國家於危亡，現在經過數月的努力，和平方案。已經制定，時機業已成熟，不久可以見諸實行了。我們的方針，仍在期望重慶覺悟，能發得到全面的和，看來重慶仍舊執迷不悟，不獨不能開誠合作，並且從事破壞和

平運動，因此我們只有先從局部的和平做起，逐漸達到全面的和。

和平實現之後，人民生活就能安定，除竭力撫綏子遺，安定滅亡外，跟着便是建國運動，開始實行種種建設的工作。無論政治，文化，經濟，一切的一切，都建設起來，各種建設事業，都以民生爲中心，而注重於心理的建設。實行真正的民治，以期民有民享，官民打成一片。並且建國運動，由上面下，同時亦要由下而上，使得上下協和，共同努力，不像新生活運動精神總動員運動之爲官樣文章。同時使得人民了解中日真正提攜合作之意義，實行善鄰友好，而尤注重中日技術的合作，根據互惠平等的原則，以求雙方經濟的發展，但對於其他歐美國家之投資，而有誠意與我國合作的，亦所歡迎。總之，以後將注重

人民的生產事業，務使人人都能從事生產，自食其力，一掃過去分利多而生利少的流弊。我在中日事變初起時，早已見到這點，所以生產建設協會之發起，參加者都是國內知名之士。今後更當力求會務的發展，倘使人人都能從事生產，那麼各個的生活問題，何愁不能解決，國家何致於貧弱呢？中國雖是窮措大，但有的是地面生產和地下寶藏，今後

中日實行合作，必能加以開發各種實業，豈非兩利之道嗎？所以從今往後，中日兩國的希望，都無窮盡，前途的發展，難以限量，不獨是中日之福，也是整個亞洲之幸。雖說破壞易，建設難，我們自然不畏艱難繼續奮鬥到底，以求達到我們和平的目的，完成我們建國的任務。





##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

### 國內

「組府還都」的工作，正在積極進行，報載還都委員會已在南京籌備妥各機關的辦公處所，而在政府成立前應開的中央政治會議，不久也可以召集。召集的地點有說在上海

，有說在南京。無論召集開會的地點是上海抑是南京，在最近的將來，這個產生國民政府的母體——中央政治會議，必定開會，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未來的新中央政府，仍是繼承國民政府的法統，改組過去的國民政府而成立的新政府。過去的國民政府是中國國民黨產生的，由中國國民黨組織國民政府，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監督國民政府的工作，行將成立的新政府，其系統，其來源其權力也是如此。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去年八月在上海召集，除推選汪先生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修訂中國國民政綱，選舉中委外，當時大會曾決議授權汪先生網羅全國各黨各派的領袖，知名之士，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然後由此會議決定政府的人選，改組國民政府，成立新政府。前傳中央政治委員會要於二月間在上海召集，其實是言之過早。大概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召集不出三月間，政府之成立即是緊接着中央政治委員會的開會而來的事實。現在我們要問中央政府幾時成立，只看產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幾時召集。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後，國民政府就要成立了。國民政府成立後，

我們可由「局部的和」漸致於「全面和」的實現。然後中國可以走上建設的軌道。一切社會問題也可迎刃而解。東亞長治久安的和平也可以循序得到。因此，不僅中國人企盼和平，日本人也希望和平。日本人想以和平解除其因戰爭而得到的痛苦，中國人想以和平繁榮其社會經濟，解除其民生困難。中國人對於和平的熱望，尤其是新年以後表現得更為迫切。

「中國新年」以後，各業經過總結束，開市以來，物價飛漲，外匯回縮，民生日益困難，這種現象在上海表現的最露骨。因為上海是個無統制的市場，內地資金，海外資金全集中在此地。上海游資過剩，一般人拿着資金沒有使用的地方，於是羣趨投機之一途，如買賣外匯，購貯黃金，囤積棉布棉紗米粉雜糧，致使物價飛漲，漫無止境。更因重慶政府使用通貨膨脹政策，濫發紙幣，使富有者不敢存儲紙幣，不得不購儲財貨，也是使物價繼續增高之原因之一。這些畸形的現象，新政府成立以後，全可以逐漸掃除。因為新政府成立，局部的和平可以恢復，內地的財貨可以轉運於上海。上海一些投機牟利的事業也可因新政府的成立而減少。至於整理幣制，管理通貨，抑平物價，更是新政府要作的事了。這樣，民生的痛苦將隨新政府立成，而逐漸解除，所以未來的和平成爲大眾熱切企盼的福音。而新政府是促進和平實現和平的有力工具當然更是大家躑足而盼其來臨

的了。

至於說新政府成立後，有沒有力解決這一些因戰事而來的問題。我們簡答的回復，有此種力量。因需要可以產生力量，目下民衆需要和平，渴望安定，這個需要與渴望就是以產生實現和平的力量。

民衆的力量是偉大無比的，和平運動者正是發展這種力量，領導這種力量而使之發生效果的。

國際

英法對德的戰爭，儘管相持，儘管佈置，仗總是不打的。佈置的範圍，漸由海上

的封鎖，空中的偵察，展延近東一帶。英國由澳大利亞及紐西蘭派兵開到近東後，國際盛傳德蘇兩國業已成立防守同盟條約，該約包括北歐及近東一帶。還傳說德國於此約訂立後，將派遣軍隊至土耳其波斯兩國接壤的外高索地方，並且說德國派遣軍隊的數目達五十萬之多，恐未必可靠，因德國本身不會有此多餘之兵力開往蘇聯，蘇聯亦決不肯接受德國如許之軍力協助也。不過蘇聯因英國增兵近東，已在與土耳其毗鄰的境地集中軍隊，則係事實。英法正與德國作戰，蘇聯與德國同盟，蘇聯自不得不預防英法的攻擊。早些天國際盛傳英法與蘇聯將不免一戰，時間大概在明年二月間。近日又傳英國已派遣艦隊駐紮北冰洋一帶海面，希圖遮斷德蘇間的貨運之路，蘇聯已因此事引起恐慌。但是德國對於傳說中的德蘇同盟已切實否認，德國外部人員稱此信乃關德蘇兩國已圓滿締結商約而起，並稱德國無須蘇聯援助足以擊敗英法。德國此種聲明之用意，一方證明其自身力量之強大，一方對反蘇的國家，賣弄風情，為未來留迴旋的餘地。同時倫敦傳說，德國擬拉攏蘇聯及義大利成立三國同盟。只是義大利素為布爾賽維克之死敵，近因蘇聯伸手巴爾幹半島，對蘇聯之反感更大。傳說希特勒已力勸史大林改革內政，在社會改革上傾向保守主義，以便蘇蘇易於接近，如此德蘇

的軸心政策可不與德蘇兩國之結合相抵觸，德義蘇三國即可因之在軍事上組成集團。三國同盟組成之後三大國即可分頭發展其野心蘇聯可以控制亞洲一大部份，義大利控制地中海，德國控制歐洲大陸。此種事實，希特勒固願為之，而義大利也會一一用聲明該國反對布爾賽維克主義，但不反對蘇聯，兩國之間似不無妥協之餘地。至蘇聯當局。

「尤其史大林本人，其唯一關切之事，端為保持政權並實現彼得大帝之遺志，當此列寧主義漸趨式微之際，難保史大林不接受任何方式，以鞏固其地位。」這樣，三國的結合不是沒有可能的，只看義大利的態度如何。所以英法對義國拉攏遠就備至，甚至超過對美國遷就以上，也是怕的義大利與德蘇切實的合其手來，不是英法之福。

英法對德之戰爭，本以經濟封鎖為主要武器，德國航空部長戈林將軍向農民演說，便闡明「一九四〇年生產戰爭之基本原則」，他說：「經濟方面吾等不能被克服，軍事方面，更難擊敗，士氣尤不可克服。……德國已屯儲穀物七百萬噸，同時政府採取措施，幫助德國農民儘量增加農業之生產，英法又重施故技，欲以經濟封鎖摧毀德國民族，但德國經濟平時已有組織，決不能再蹈一九一八年之覆轍」。戈氏繼提出「一九四〇年之生產戰爭」一語，為德國農人之口號，力言每一畝地均須充分利用，英國對德之封鎖，有稱之為「脂肪封鎖」者，因其特別以隔斷德國脂肪給養為目的，因此德國必須努力脂肪生產，以粉碎英國之計劃」。

美國眾議院經費委員會通過海軍經費九六六、七七二、八七八美元之後，海軍委員會又通過海軍擴充經費六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美國計劃以此數目在二年內建造大小軍艦二十一艘，補助軍艦二十二艘，擴充海軍飛機由現在的三千架至四千五百架。美國海軍部的見解，以為可制度三年計劃，使海軍擴充費提高至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庶可在國際間發生有力影響。

日本擬向太平洋擴張勢力，小磯首相已擬定「南洋擴張計劃」，逐漸實施。他們特別聲明，所謂擴張只是經濟勢力，非政治勢力，日本無侵略野心，更無侵略意願只求在南洋覓求新市場與原料品新來源。

##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九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 注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于三民主義之發揮，及當前政治經濟問題與國際關係之研究，無論著譯皆所歡迎。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照原稿附繪。
- 三、譯稿須將原稿寄來，或請詳示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月日及地址。
- 四、投寄之稿，本報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六、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四元至十元，譯稿酌減。
- 七、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八、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資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九、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二六號。

## 三民週刊 第二卷第七期

零售每期國幣六分

編輯者 三民週刊社  
 出版者 三民週刊社  
 定售處 上海郵局信箱1326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廿六日出版

##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五九五號

## 三民週刊定價表

冊數	定價	國內郵資	國外郵資
一册	六分	一分	五分
三月	六角	一角二分	六角
半年	一元一角	二角四分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	四角八分	二元四角

# 中華日報

消息 正確

言論 公正

華北唯一政治經濟

## 中國公論

文化藝術綜合月刊

### 第二卷第二期要目

社論 和平之道  
 一九三九戰前外史  
 蘇聯之新動向  
 日本海陸軍大臣在憲法上的地位  
 重建中國國民經濟問題  
 西北的政治現狀(上)  
 意大利在中海勢力的發展  
 意室伏高信先生書  
 意大利新唯心論

胡漢謙  
 陳謙  
 華癡  
 鄭君實  
 張君實  
 查通  
 魏興  
 聞興

國際  
 蘇芬關係惡化  
 蘇土會談決裂  
 英法士簽訂互助公約  
 汪兆銘會見記  
 關於文學界說  
 歐洲戰事撮釋及其他(數十種)

客言  
 客言  
 逸青

業已出版  
 每冊三角

上海經售處  
 河南路三〇三號  
 各大書店

## 新世紀 半月刊

### 第二卷第三期目錄

論壇  
 銑電的意義  
 義外相電祝和平運動  
 日美商約失敗  
 蘇俄侵芬失敗  
 論中日經濟合作(中)  
 論戰時財政政策  
 上海租界劃界的經過

張祖堯  
 汪欽文

譯著  
 日本目前財政經濟的打開策  
 久原房之助  
 站在轉換期上的日本陸軍  
 濱田尙友  
 美國與戰爭  
 列甯外交秘史(續)  
 J. W. Wheeler Bennett  
 第五章 價局

新世紀雜誌社出版

每月出版二期 一期一號  
 每冊幣一角  
 總經理處 河南路三〇三號  
 分售處 各大書局

中華日報館地址：上海河南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二五〇  
 郵政特准掛號：郵政特准掛號  
 准掛號：准掛號  
 號三〇三：號三〇三  
 送寄益優：送寄益優  
 部各接轉：部各接轉  
 〇六一一號掛報電

▲中華日報價目  
 ▲本國及日本每月國幣一元半年國幣五元五角全年國幣十元  
 ▲香港澳門每月國幣貳元  
 ▲歐美南洋每月國幣四元

中宣部登記證：中字第一〇八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三四號  
 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第一〇二五號  
 法租界許准證：A字第一〇四一號